

## 第十三卷 負心賊夢游地府 高義翁神賜麟兒

詩曰：

事到迷時真亦夢，人當醒處夢皆真。

莫言疑鬼因生鬼，道是無神卻有神。

話說梁生到了長安，入朝見駕謝恩。天子深加慰勞，賜宴於便殿。宴畢，梁生叩辭天子道：「逆璫楊復恭家首人賴本初，並奸徒時伯喜等一千人犯，俱未經分別定罪，今卿既兼理刑部之事，可即會同將軍薛尚武審究明白，擬罪奏聞。」梁生領旨出朝，即赴禮部刑二部衙門到任。在京文武大小官員，俱來相見稱賀。薛尚武也來拜望。此時，鍾愛已往郎署赴任去了，不及候梁生到來參拜，即懇薛尚武代為致意。當下，梁生延請尚武入內宅，講禮敘坐。尚武稱贊梁生剿滅楊守亮的智謀，梁生也稱贊他擒拿楊復恭的權略。因說道：「適奉聖諭，命我會同表兄審問賴本初一案。我聞本初因局騙樂雲事露，故把復恭反情出首。我想他既與樂雲同附復恭，如何又是他局騙？又是他首告？」尚武道：「總是賴本初這廝奸險叵測，罪不容誅。聞他昔日曾與時伯喜、賈二、魏七設局哄騙樂雲，嚇詐多金。後來賈二、魏七不知楊棟、楊梓即樂、賴兩人，復假裝二楊，在外招搖，被楊復恭家人緝知，報與復恭拿住，至內相府審問。樂雲認得二人即昔日騙他的棍徒，因而拷訊出賴本初、時伯喜同謀的情弊。伯喜已被樂雲鎖禁，本初著了急，故把楊復恭的反書草稿，到我衙門裏來首告，指望借此免禍。我正惱恨他，當時被我捆打了一頓。你道這廝可不奸險麼？」梁生聽說，不勝嗟歎。尚武敘話了半晌，起身告別。

次日，即治酒私第，為梁生接風。飲宴間，梁生詢知尚武還未續弦，因說道：「看有好姻事，小弟當為作伐。」又自述夢蘭路間刺客殺人，避入劉家，因得聘娶夢蕙的事。尚武拱手稱賀道：「賢弟昔年艱於擇配，不意今日佳配不一而足，可喜可羨。」因問：「這殺人的刺客，可曉得他的蹤跡否？」梁生道：「正為不知刺客蹤跡，連那被殺的女子也不知是誰。我疑這刺客必是楊復恭所使。」尚武道：「若是楊復恭所使，明日祇問賴本初便知端的了。」當晚宴罷，梁生辭別，約定尚武來日到刑部堂會審，賴本初等一千人犯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賴本初自與時伯喜、賈二、魏七一齊下獄，受苦異常。這魏七熬禁不起，先自見閻羅去了。本初悶坐獄中，好生難過。又想：「妻子瑩波，在路上不知平安否？他是乖覺的，於路隨機應變，料無他虞。」又想到：「他若聞得我監禁在此，或者潛回京來看顧我，也未可知。」正想念間，早有兩個家人到獄門首來報信，備說瑩波途中被刺，槁藁驛旁之事。本初喫了一驚，歛歛涕泣，暗自懊恨道：「我本替楊復恭造謀，要害梁用之的夫人，誰想到害了自己的妻子，卻不是自算計了自？」輾轉思量，怨悔無及。過了幾時，忽聞朝廷欽召梁狀元回京，兼理禮、刑二部事。本初聽了這消息，喫驚不小，跌足道：「如今不好了，我的死期到了。我久已該定罪處決，祇因刑部缺官，未經審結，故得苟延殘喘。我還指望新官來審錄，或者念我出首在先，從輕問擬。今不想恰遇梁家這個冤對來做了刑部，我在他面上積惡已深，他怎肯輕輕放我？」正是：

祇因恩處將讎報，今日冤家狹路逢。

本初正驚慌不了，忽又聞說，朝廷命梁狀元會同了薛將軍公審他這一案。本初愈加著急道：「這一發不好了，梁家這對頭結怨已深，他卻還是個忠厚人，前在教場點選軍馬之時，柳丞相要殺我，到虧他勸免了。今我這一案，若單是他一個審問我，拼熬他一頓夾打，或者看我哀求不過，還肯略略念些親情，未必即置重典。薛家這對頭，他好不狠辣，前日，我好端端去出首，被他平白地打得個半死，今番又撞在他手裏，這條性命斷然要送了。」又想：「我若受刑而死，身首異處，反不如魏七先死於獄，到得個全屍了。」想到痛苦處，不覺淚如雨下。等到晚間，意欲尋個自盡，爭奈那些獄卒，因他是奉旨候審的欽犯，又且梁狀元與薛將軍即日要來會審了，怎敢放松，早晚緊緊提防，至夜間，將了手腳捆縛住，纔許他睡。本初沒法奈何，悲歎了一回，哪裏睡得著。挨到三更以後，方得朦朧睡去，祇聽得獄門外，人聲熱鬧，忽然趕進五六個穿青的人來，將他一把扯起，便取鐵索套頸，說道：「奉梁老爺鈞旨，特來拿你。」說罷，押著便走。本初聽說是梁老爺拿他，祇道那梁老爺就是梁狀元，想道：「梁狀元等不到明日，卻半夜三更來拿我，一定要立刻處死我了。」心裏驚慌，恨沒地孔可鑽。那些青衣人把本初如牽羊的一般牽出了獄門，祇顧向前行走。行了半晌，漸覺風雲慘淡，氣象幽晦，此身如行煙霧之中，隱隱望見前面有一座虎頭城子。本初驚疑道：「長安城中，沒有這個所在，又不是皇城，又不是刑部衙門，卻是甚麼去處？」及走至城邊，抬頭一看，見門樓牌額上有四個大字，乃是：

「幽冥地府」

本初見了，大驚道：「罷了，我竟到陰司裏來了！祇是陰司裏如何也有甚麼梁老爺？」心中十分疑懼。但到了此際，卻不由你做主，早被那些青衣人驅進城中。

你道那城中怎生光景？但見：

陰風扑面，冷氣侵人。陰風扑面吹將來，毛骨生寒；冷氣侵人，觸著時，心膽俱顫。鋼刀利刃，幾行行排列分開；馬面牛頭，一個個猙獰險惡。迎來善士，引著寶蓋長幡；拿到兇人，盡是銅枷鐵鎖。文書公案，量不比人世糊塗；詞訟刑名，用不著陽間關節。正是：人生到此方回首，悔卻從前枉昧心。

本初被驅進城，又行了多時，來到一座殿宇之前。那殿宇金碧輝煌，極其巍煥。左右侍衛盛威整肅，殿門牌匾上，大書五個金字道：

「森羅第一殿」

本初隨著眾青衣人走進殿中，祇見殿前大柱上懸掛著兩扇板對，上寫道：

人負人，天不負人，是是非非終有報；

鬼畏人，人何畏鬼，清清白白可無憂。

眾青衣人將本初押至丹墀下跪著，遙望殿中公座上，不見有甚神道。青衣人高聲稟道：「犯人賴本初拿到！」須臾，殿上傳呼道：「大王有旨，教將賴本初帶進後殿，與夫人同審。」道聲未了，兩旁閃出七八個鬼卒，把賴本初如牽羊一般牽進後殿。正是：

下跪到。殿前垂著珠簾，鬼卒向簾內跪下，稟道：「賴本初當面。」殿中傳呼：「卷簾。」鬼卒便退立階下伺候。本初望那殿上，正中間設著兩個高座，左邊座上坐一個戴冕旒、穿袞服的大王，右邊座上坐一個頂珠冠、垂纓珞的夫人，兩傍侍立著許多宮娥、太監。本初低頭俯伏，不敢仰視。祇聽得那大王厲聲喝道：「賴本初，你這畜生抬起頭來，你可認得我夫婦二人麼？」本初戰戰兢兢，抬頭仔細一看，原來那大王不是別人，就是義父梁孝廉，那夫人也不是別人，就是母姨竇氏。本初見了，嚇得通身汗下，連連叩頭，不住聲叫：「恩父、恩母，孩兒知罪了。」梁公罵道：「你這負心賊子，你既認得我兩個是恩父、恩母，卻如何恩將仇報，幾番幫著樂雲要謀奪我孩兒梁棟材的姻事，又幫著楊復恭要謀害我媳婦桑夢蘭。今日到此，有何理說？」本初叩頭道：「孩兒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，還望恩父大王爺天恩饒恕。」梁公怒喝道：「你這禽獸，還想饒恕麼？殺人可恕，情理難容。」本初見梁公不肯息怒，乃向著竇夫人叩頭哀告道：「恩母夫人乞看先母之面，饒恕小人則個。」夫人也不回言，祇點頭嗟歎。梁公喝令階下鬼卒：「將賴本初綁起，先打他鐵鞭三百，然後再問別事。」鬼卒得令，恰待動手，祇見竇夫人對梁公道：「賴家這禽獸，忘恩負義，也不止是他一個人的罪，多半是他妻子房瑩波負心之故。如今我這裏不必處治他，還送他到別殿去發落罷。」梁公沉吟道：「這廝本因樂雲在第五殿告了他。第五殿大道他與我有些瓜葛，故移文到我這裏來拿問，我如今仍送他到第五殿去發落便了。」說罷，即命鬼卒帶本初出去著落。本殿判官押送他到第五殿大王處聽審。

鬼卒領命，把本初帶出前殿，押至左廊下一個小小公署之中，見有一位官人，皂袍角帶，坐在那裏。鬼卒向前稟道：「奉大王令旨，教判官押送犯人賴本初到第五殿去，聽候審問。」那判官看了賴本初，連聲歎息。隨即起身，走出殿門，喚左右備馬來騎了。叫鬼卒把本初帶在馬前，一直望北而走。那判官在馬上喚著本初，問道：「你可曉得我是何人？」本初道：「犯人向未識認判官，不知判官是誰。」那判官道：「我非別人，就是你妻子房瑩波的父親房元化。因生前沒甚罪孽，又蒙梁大王看親情面上，將我充做本殿判官。」本初聽說，便向馬前雙膝跪下，告道：「判官既是犯人的親岳父，萬乞做個方便，救我一救。」房判官喝道：「都是你這忘恩負義的賊，害死了我的女兒，我正怨恨著你，你反要我替你方便麼？」本初祇是跪著哀告。房判官道：「你休得胡纏，莫說我不肯替你做方便，就是我要做方便時，陰司法律森嚴，不比陽間用得人情，弄得手腳，我也方便你不得。你冤自有頭，債自有主。那樂雲既在第五殿告了你，少不得要去對理。」本初道：「岳父可曉得樂雲為甚麼在第五殿告我？」房判官道：「他告你哄騙了他許多資財，又引誘他去依附逆璫。後來，又是你去出首他謀反，致使他身首異處，他好不恨你哩！祇怕如今梁大王便饒恕了你，樂雲卻不肯饒恕你。」本初道：「我方纔在梁大王處已得幸免刑罰，祇不知那第五殿大王比第一殿可差不多否？」房判官搖首道：「厲害哩！你知道那第五殿大王是誰，便是在陽世做過禮部侍郎的桑老爺。」本初驚問道：「那個桑老爺，不是諱求號遠揚的麼？」房判官道：「不是這個桑老爺，還有那個桑老爺？」本初聽罷，嚇得心膽俱碎，跌到在地，口中叫苦不迭，說道：「我今番壞了！那桑老爺就是桑夢蘭小姐的父親。我昔日曾教樂雲趕逐夢蘭，又與楊復恭謀刺夢蘭，今日桑老爺見了我，卻是讎人相見，怎肯干休！」房判官道：「這都是你從前做過的罪孽，如今懊悔也無及了。常言道：『丑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。』還不快去。」鬼卒便向前拖起本初，廝趕著叫：「快走。」本初走一步，抖一步，走過了三個殿門，看看又走到一座殿宇之前，那殿宇門樓牌額上也有五個大金字道：

#### 森羅第五殿

房判官將到殿門，便下了馬，吩咐隨來的鬼卒，祇在門外伺候。自己帶著本初，正待報名進見，祇見正西上有一個差官打扮的人，手持一封公文，騎著一匹快馬，奔至殿門首，也下馬報名，說是巡視西岳神將，薛老爺差來投遞公文的。守殿門的鬼判便接了他的公文，引著那差官，一面教房判官帶了賴本初，一齊走進殿門。本初看那殿中規模體勢更是森嚴，左右兩旁排列的鬼卒不計其數，無不猙獰可畏。殿前大柱上也掛著兩扇板，上面寫道：

九地法輪常轉，惟昇善士到天堂；

一天明鏡無私，每送惡人歸地獄。

本初心驚膽顫，跪伏丹墀，偷眼看殿上時，祇見那桑大王頭戴冕旒，身穿袞服，南面據案而坐。鬼判先引差官上前叩見了，將公文呈上。桑公把來遞與旁邊侍立的判官，教拆開讀與我聽。那判官接過公文，拆開封皮，高聲讀道：

敕命巡視西岳神將薛 咨移森羅第五殿大王桑案下，為陽官懋積陰功，冥府宜昭福報事：看得陽世丞相。泰國公柳毗，素行忠直，近奉君命，征討叛帥，能以不殺為威，興元一路，全活生靈甚多，功德不淺，當獲福報。今查柳公尚未有子，相應即賜佳兒，俾得永延宗祀，以昭作善降祥之理。本神將巡視所及，合具咨文移會，仰煩貴殿照證施行，須至咨者。

判官讀罷，仍將公文呈放案上，桑公提起筆來，不知寫了些甚麼。那判官又高聲傳宣道：「大王有旨，咨文內事理，即付該司議行，來差暫留公館，候發回文。」差官答應了一聲，仍隨著守門鬼判出外去了。房判官方纔轉過殿階前，呼名參拜，拜畢，跪稟道：「第一殿大王差小判押送犯人賴本初在此候審。」祇聽得桑大道：「房判官，既是梁大王差你押送賴本初到此，你可站在一邊，看我審明了這宗公案，好去回覆你梁大王。」房判官應諾起身，向殿柱邊立著。本初此時驚慌無措，卻又想道：「既是就要審問，如何原告樂雲還不到來？」正惶惑間，祇見桑公怒容可掬，喝令左右將本初提至几案前，指著罵道：「你這惡賊，你今日也不消與樂雲對簿。縱使樂雲不來告你，你負了梁家大德，恩將仇報，這等滅絕天理，便永墜阿鼻。我且問你，我女夢蘭與你初無讎怨，你為何幫著樂雲造謀設局？逼婚不就，遂肆趕逐之計。於前騙婚不成，又施行刺之謀於後，奸險狠毒，一至於此。我看你生平口中並沒有一句實話，該受剗舌地獄；胸中並沒一點良心，該受剖心地獄。」說罷，便吩咐鬼卒：「快把賴本初這廝剗舌剖心，以昭弄舌喪心之報。」那些鬼卒得了大王令旨，便一擁上前，將本初跌剗了衣服，背剪綁在殿柱上。一霎時，拿鐵鉤的，持利刃的，團團圍住。本初連聲哀叫，號哭求饒。眾鬼那裏肯睬你一睬。正是：

閻羅鐵面，威如雷電。

惡有惡報，非修私怨。

當下，眾鬼卒綁住了本初，剖心的要來剖心，剗舌的要來剗舌，本初大哭大叫。正在危急之際，祇見守門的鬼判，從殿門外跑將進來，手中拿著一個柬帖兒，到殿前跪稟道：「九天修文院仙官劉老爺來拜。」桑公聽說，喝教鬼卒：「且把賴本初帶在一邊，待我接見仙官過了，然後用刑。」眾鬼卒得令，放起本初，押去殿側，跪伏伺候。桑公走下殿階，迎接那劉仙官進來。本初偷眼看那劉仙官，祇見他峨冠博帶，昂然而入。桑公延至殿上，與他講禮畢，遜他上坐，自己主席相陪。茶罷。劉仙官對著桑公不知講些甚麼，桑公都唯唯領命。敘話良久，方纔起身作別。桑公直送出殿門外。本初乘間私問房判官道：「這劉仙官是誰？桑大王這般敬禮他？」房判官道：「此非別人，即昔年下第舉子劉蕢也。上帝憐他有才不遇，又觸邪而死，故教他做了九天修文院仙官。他是忠直之人。」



爵列天曹，官居仙品，桑大王安得不十分敬禮？」本初聽說，點頭稱歎。正是：

峨峨冠帶降層雲，玉殿仙官體勢尊。

昔日人間曾下第，今朝天上掌修文。

桑公送過了劉仙官，回入殿中坐定，即喚本殿判官過來吩咐道：「方纔劉仙官老爺也說丞相柳玘，為人忠直慈祥，不當無嗣，為此特來拜我，要我送個佳兒與他，正與神將薛老爺的移文一樣意思。我想，柳丞相原係先賢柳公綽之孫，本當有後，況他又品行兼優，功德懋著，允宜早賜麟兒。但為柳丞相之子者，必須生平行善之人，方可去得。今有已故善士劉虛齋，即劉仙官之孫，他今現在轉生司，聽候轉生。我意欲便把他轉生到柳家去。適間曾對劉仙官說過，仙官已經許諾。你今可將長幡寶蓋到轉生司，去迎請劉善士送往興元柳府投胎受生，一面具文回復薛神將老爺，即給發來差資回便了。」判官領命下殿而去。眾鬼卒仍把賴本初押到殿前，正待綁縛用刑，桑公喝教且住，喚過房判官來吩咐道：「適纔劉仙官老爺對我說：『賴本初這廝，若將他在陰司裏剗舌剖心，陽世無人知道，不足以驚惕奸頑，不若放他回轉陽間，教他在陽世受此現報，方可警世。』我思此言甚為有理，你今可將他仍舊押回長安獄中，且待明日再著樂雲去勾拿他未遲。」房判官領了鈞旨，叩辭了桑公，趨下殿庭，帶了賴本初，依先走出殿門外。正是：

鰲魚暫脫金鉤，到底難逃羅網。

祇圖少緩目前，未必便能長往。

房判官帶本初出了殿門，仍喚原隨來的鬼卒押著，自己依舊上馬而行。一頭走，一頭對本初說道：「你今日到此，方知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柳丞相是好人，一時神將移文，仙官降語，都要送個佳兒與他。像你這般作惡，桑大王就要把你剗舌剖心，方纔若非劉仙官到來，你此時已舌爛心銷矣。」本初聞言，低頭嗟歎，因問道：「那劉仙官我已問知是劉蕢了，不知這薛神將又是何人？」房判官道：「你還不曉得？這薛神將就是你姨夫薛振威了。他的祖先薛仁貴，現為神霄值殿大將軍，他以世陰，又且生前曾在陝西地界中做過鎮將，故上帝即敕他巡視西嶽。」本初聽說，驚訝道：「原來就是薛家姨夫。」正說間，早來到一個所在。但見陰雲慘慘，黑霧漫漫，耳邊時聞啼哭之聲。房判官指道：「此乃枉死城也。」道猶未了，路旁忽閃出一群女鬼，內中一個婦人，走近前來，將本初一把扯住，叫道：「你害得我好苦！」本初定睛一看，認得是妻子房瑩波，見他破衣跌足，滿身血污，不覺心中慘傷，抱住大哭。瑩波卻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指著本初罵道：「都是你要害梁狀元夫人，致使我誤死於賽空兒之手。你今還要哭我怎的？你這天不蓋、地不載、忘恩負義的賊！」本初道：「你休罵我，雖是我忘恩負義，我當初要離別梁家時，也曾請問你的主意。後來，我騙錦，騙婚許多事情，你都曉得，你當時若有幾句正言規勸我，我也不到得做出這般不是來。」瑩波聽罷，把本初連啐了兩啐，說道：「你做了男子漢大丈夫，沒有三分主意，到埋怨我婦人家不來規勸你，可不慚愧死人！」本初道：「你不規勸我也罷了，祇是你前日在長安城外，遇見了梁用之，為甚不肯認他？反縱容家人去毆辱他？這難道到不叫做忘恩負義？」瑩波見說，又羞又惱，兩個互相埋怨，唧唧噥噥，聒個不了。房判官焦躁起來，勒馬上前喝道：「總是你夫婦二人一樣忘恩負義。夫也休埋怨著婦，婦也休埋怨著夫，各人自做下的孽，各人自去受罪便了，祇管聒絮些甚麼！」說罷，喝令鬼卒趕開瑩波，押著本初向前而走。

又走不多幾步，祇見一個吏員打扮的人手中捧著一束文書，忙忙的走將來，見了本初，即立住了腳，指著喝道：「你這不幹好事的畜生，今日來了麼？」本初抬頭看時，卻原來就是父親賴君遠，便上前扯住衣襟，跪下大哭道：「爹爹救孩兒則個！」賴君遠喝罵道：「你造下彌天大罪，還要認我做父親麼？我當初去世之後，你伶仃孤苦，虧得梁家的姨夫、母姨看你母親面上，養你為子，收你為婿。你不思報效反起歹心，罪孽已深，難逃惡報。你目下的罪正受不了，來生的債正還不盡。你今日既這般慌張，何不當初不要作惡。」本初哭道：「孩兒自知罪大，祇求爹爹念父子之情，救孩兒一救。」賴君遠喝道：「你自作自受，我如何救得你？」本初哭道：「爹爹既在這裏做個吏員掌管文書，便可善覷方便，怎地救不得？」賴君遠罵道：「你這畜生休胡說，我今也蒙梁大王念親情上，把我充做本殿書吏。陰律森嚴，豈容徇情？就是你岳父現做判爺，也救你不得，我怎生救得你？況你這畜生，不但是梁家罪人，亦是賴家賊子。你投拜逆璫，改名易姓，既非梁梓材，並非賴本初，卻是楊梓了，與我賴君遠甚麼相干？就使做得方便時，我也不肯救你。」本初還跪到地上，啼哭懇求。房判官喝教起來：「快走！」本初祇是跪著啼哭，卻被賴君遠掙開五指，望臉上劈臉一掌，本初負痛，大叫一聲，驀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身子原捆縛在獄中土床上，嚇得渾身冷汗。聽獄門外，更鼓已打五更了。他凝神細想：「夢中所見所聞一一分明，十分警悟。」歎歎歎息道：「善惡到頭終有報，你梁家姨父、姨母是個善人，人雖負了他，天卻不肯負他，如今都做了神道。桑公、劉公、薛公都是正人，便也為神的為神，為仙的為仙。柳公正直，便送個佳兒與他。如我從前這般造孽，到底有甚便宜處？我今雖追悔已無及了。」左思右想，自己埋怨了一番。又歎道：「我當初每聽人說，陰司果報，祇道是無稽之談，渺茫難信，直至今日，方知不爽。閻羅老子何不在我未曾造孽之前，先送個信兒與我，也免得我造下這般惡孽。」正是：

初疑死後無知，誰料空中有鏡。

若還未到時辰，說殺也無人信。

次日，辰牌時分，祇見獄官領著許多獄卒來說道：「今日梁老爺、薛老爺要會審你們這一千人犯了，快打點到刑部衙門首聽候去。」本初聽說，涕泣自忖道：「我犯下罪孽，被陰司拿去，就是生身的父親在那裏做書吏，嫡親的岳父在那裏做判官，也不能救我。況梁狀元、薛將軍兩個是我冤對，今日料無再活之理。」又想道：「若論梁公、桑公做冥王尚肯放我轉來，或者今日梁狀元、薛將軍也肯釋放我，亦未可知。」又尋思道：「夢中明明說，教我在陽世受剗舌剖心的現報，今日定然凶多吉少。」又想起：「桑大王放我時，曾說明日再著樂雲來拿我。若我既在陽世受了現報，如何又要樂雲來勾捉？正不知今日是好死，是惡死？」心裏驚慌不定，好像十七八個吊桶，在胸前一上一下的一般。當下，獄官把本初上了刑具，並時伯喜、賈二一齊帶出獄門，到刑部堂前聽審。祇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堂上三尺幸免，舉頭三尺難逃。

目下一波未平，向後一波復起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

